公叩天閶陳悃愊封豕長蛇請誅殛蕩平王路無傾仄
生榮死哀耀南北
君恩不貲臣死職天地綱維自此植公乘白雲歸故國霓
旌桂旗儼可即

名宦傳

馬雄鎮字錫蕃遼東左衛人起家任子歷官僉都陞國
史院學士
特簡巡撫廣西公甫蒞任值羣寇煽亂於左右江平梧諸郡
擁衆數萬公勦撫並行計斬渠寇楊其清等賊衆瓦解
獞猺竄伏公治粤首請復邊俸省兵粮脚價除採買之
累民者復清理鹽課蠲榷稅建學勤民剔奸薅蠹九郡
晏然康熙十二年冬滇逆搆禍孫延齡殺其都統佐領
以附逆公密檄提督馬雄潛師會勦雄遷延不至因蠟

疏具狀連遣子世濟世永孫國楨間道入京乞師延齡
詗知一夜發兵圍撫署脅以死啗以爵皆不為動因羈
繫以邀其從公不食三日不死乃復食欲得當以報國
後逆賊吳世琮趨桂林執之詣賊營公詈罵不屈賊縛
其兩幼子僕九人剉屬刃于項上曰降且免一家死公
不顧乃先殺子僕以子頭示公公即奪頭返擊賊賊怒
甚遂遇害闔門死者百餘人
勅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賜祭葬謚文毅後巡撫都御史郝
浴疏請建雙忠祠祀之

附傳

唐正發字昌期全州昇鄉人與易友亮等同事中丞馬
公延齡叛中丞繕血疏遣七歲子世永八歲孫國楨入
告使客朱昉正發等與俱正發等慨然懷疏竊負世永國
楨以行延齡聞擬罪其家妻蔣氏自經長子士介被戮
胞兄廷俊幾死圍圍賊平授正發涼州鎮守備調閩浙
督標左營軍政陞浙江撫標中軍遊擊
易友亮字連美全州恩鄉人初為本省院承中丞馬公
拔置本標守備孫逆變起密令友亮赴柳請援不應復

令導其長子世濟出郭持密疏入報既又與同事唐正
發唐守道等潛出中丞幼子世永幼孫國楨間道赴都
至豫章友亮乃返報命延齡詗知繫其家屬於獄幽中
丞別室友亮鬻產賂賊得通音問供給無缺及吳世琮
入粵中丞闔門盡節友亮私匿荒郊收中丞遺骸草葬
之並藏護御衣完報世濟公事聞授兖州遊擊
唐守道全州昇鄉人亦以才幹事中丞難作與正發等
輔世永國楨挾血疏抵京師隨授廣東守備歸其同時
與難者曰朱昉曰李子燮則幕中賓一為江南人一為
江西人
楊啟祥字永昇靈川人充撫軍承舍當孫延齡叛啟祥
奉中丞命導其長子潛奔湖廣在道詭稱江西人行醫
回籍逃出關江西巡撫立具疏以
聞旋抵京蒙賜職銜俟平定補用康熙二十八年又偕中
丞子扶柩入京補山西壽陽守備
唐文煥全州人見正發友亮等傳初授守備職銜因年
老未及出仕巡撫傅弘烈贈以義高存趙匾額孫一佐
一備一傑一份俱中武舉一俊一仁一傳曾孫居中居

和俱列膠庠人以為忠義之報
陳文煥浙江上虞人與大興孫成同在中丞馬公幕延
齡幽禁馬公文煥等義不忍去同械繫四載康熙十七
年
王師下蒼梧文煥脫奔白其事於軍前中丞傅公據情入
告授安邱縣知縣

殉難紀實 康熙戊午閏三月山中作 高熊徵

馬公諱雄鎮字坦公遼東遼陽州人也康熙九年以內國
史院學士奏對稱
旨簡命巡撫山西不果行遂有巡撫廣西之
命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陛辭日錫宴便殿復解
御衣併廐馬鞍轡以賜蓋異數也公念
皇上恩遇之隆矢忠報 國即日就道抵粵西值土寇竊發
所在驛騷左江則有楊其清王道榜等以邪教煽惑聚衆

萬餘盤踞潯南右江則有妖僧挾擁廢宗爲亂平梧則有
莫扶化莫扶賴等結連猺獞出没無時四境紛然公開誠
曉諭宣布
皇仁其怙惡不悛者與提鎮相度機宜剿撫並用不數月殲
其渠魁餘衆望風解散先是賊所駐地師至率并其子女
公嚴檄禁止以示王政罪人不孥頑梗革面洗心喁喁向
化邊境不擾民始安堵建議復邊俸以勉勞吏省兵糧脚
價以甦民困寬蘇木之禁以資民生停採買藥材以除民
累屢疏上陳俱蒙
俞允粤西鹽價素騰貴私販多而官鹽滯民苦淡食公酌
平其價鹽政得以疏通桂林學宮傾圮日久捐資重建並
開各郡邑書院是秋鄉試桂林果獲儁者十三人數倍上
科士風蒸蒸興起至如僚屬饋遺厥稅羨額兌糧陋規土
司流棍衙蠹擾害一切弊端靡不釐革吏民得以休息焉
是時廣西將軍孫延齡駐兵桂林凡公所興革意弗便也
延齡故與都統王永年等有隙交章訐奏
上遣滿漢部堂臨粤勘訊時朋黨鴟張患機不測公從中消
弭變得不作癸丑冬吳三桂反湖南潰陷兩粤震驚按

令甲巡撫止治吏事無兵權公便宜急病約提帥馬雄餉
疆界嚴烽堠厲兵峙糧以絶三桂連結閩粵之路
天子時方南顧知公威望素著加勅提督軍務然部文到日
緩不濟事時延齡應三桂叛延齡故定南王孔有德女夫
也初有德鎮廣西戰殁無嗣　廷議以其功高不忍使他
人代將遂用延齡俾統藩下軍乃以十三年二月下旬七
日擅殺都統王永年及副都統孟一茂等三十餘人旋以
兵圍臺署遺公大帽逼與同事且以楚粵三省總督餌公
各偽官再四陳說利害公度不免乘閒乃具朝服北向叩
首曰臣亡狀祇以一死報
國拜畢闔書室自經家人踢戶救之繩已在頸適有自提
帥所來者謂當與總督會兵即至公曰果爾吾何難火葬
於是陰匿巡撫印勅并藏
賜衣即密疏陳延齡叛逆狀且言賊圍守之嚴一切上下
文書皆截取不得達臣責在封疆義惟一死昨潛報督提
救兵將至姑火待之望亟移鄰近禁兵拯粵民於塗炭時
三月朔日也踰月督提兵皆不至賊益張公語長子世濟
曰賊勢雖强人心尚固汝速赴　闕請兵來我為内應破

之如振槁葉耳無徒父子相守為賊所屠也六月賊圍愈
急公夜復草疏再陳粤西情形付長孫國楨極言桂林入
心素輕孫賊而吳逆遠不相救有反掌可復之勢倘大兵
亟到功可立就粤西既復吳逆腹背受敵平蕩可期臣遠
在五嶺萬里外若機有可圖臣敢不竭力如其不濟惟有
與妻子同齒劍死期無負
皇上知遇而已俾與客朱昉鑿墉而出數日客李子燮又將
次子世永潛出從之間道抵京延齡既受偽命令下繳符
篆驗知撫印非眞又偵知公終不肯屈而子若孫入朝請
師者相踵慮甚七月二十日乃使逆兄延基率兵排院闥
復肆逼脅公引佩刀自刎流血被體賊卒前抱奪之公握
刀甚固截卒手落其三指終被奪不得死賊以肩輿舁公
并眷屬出署公抗聲罵賊夫人李氏亦且呼且罵過市道
路皆為含涕賊掠署中資財一無所有籍男婦四十餘人
囚之別室獨拘公禁內峻堵密棘防之甚固其友孫成陳
文煥守義不去亦被械繫公絕粒數日又不死已而歎曰
天或者使疆臣有復見天日之期乎乃復食坐臥室內足
不踰檻嘗與客孫陳語曰方今元兇鴟張叛帥競起膠牢

固結竟成燎原之勢雖
天子赫然一怒立見消亡而粤民流離載道已不堪命矣斯
用痛心疾首冀得親縛逆賊手刃其頭臠其肉庶快吾意
成文煥等亦欲得誅逆以報公一日延齡使延基來說降
公責以大義曰吾聞古人擇主惟在知順逆之道審興廢
之機昔漢竇嬀知光武當興天心從順于是保守河西決
策東向遂至貽福祚于永世延富貴于子孫獨隗囂妄希
尉佗坐自尊大俄然一隅而拒天下之盛至與成都小醜
同底滅亡洵屬自取載之史冊可為後鑒今延齡藉妻蔭

而受
國恩與吳逆勢均體敵可謂榮也顧迺甘心屈膝忍辱事仇
且旦夕下偏師禁延齡矣奈何自為得計并欲陷人以從
逆遺臭萬年耶延基聞言為之色沮鉗口結舌而退凡逆
黨來誘說者俱怒叱之逆有馬撫院鐵男子不怕死之謠
吳三桂嘗遣使馳偽書以高爵啗公降公裂書抵地不視
痛罵麾之去吳逆知公無降附意數命延齡殺公延齡知
公不屈雖不降亦不敢殺而守公者甚嚴卧起公朝夕罵
延齡不知順逆當思反正延齡久之感公大義亦萌悔禍

故奉偽朔而實不用其令將以城歸附復還疆土於
朝廷此桂林之已不為吳有也但延齡雖與吳逆貳然歸順
之心躊躇未決十六年冬十月三桂探知公未死乃大驚
遂惡延齡異己以公在或為所誘遣其孫偽將軍吳世琮
攻克桂林誘延齡殺之并令賊兵擁公及幼子家僕至營
隨召公稱偽詔欲降之公箕踞大罵世琮復以禮請曰吾
主甚重公公若降當封鎮粤公公鬚髮怒張目眥盡裂叱
之曰吾奉
命巡撫茲土義死封疆所不即死者欲手刃汝輩叛賊歸報
聖主耳我討賊之志不遂殺身固無足惜獨恨奉職無狀以
遺朝廷羞今日是吾死期我
主在北願向北速剸吾首安用多言世琮見公詞色峻厲度
非一言可以挽回攝公置他帳使其黨百方說誘更進酒
食公傾酒擲器怒罵不絕口有逆帥馬雄者謂世琮曰斯
人性倔強某曩提督柳州時已稔知之終不能為我用留
之適足為害世琮令縛公幼子世洪世泰家僕諸老道等
以刃脅諸人于前并指囚室妻媳女妾媵二十六人曰降
且免一家死公奮罵愈厲賊先殺公幼子世洪世泰并僕

諸老道等九人取世洪世泰之頭示公以懼之公瞋目猶
起手奪頭以擊賊賊琮大怒舉刃弑公公顔色不變遥望
闕九叩首怡然引頸就刃遂遇害於桂陽之烏金舖年四十
有四時丁巳十月十二日也是日大風揚沙石窈冥晝晦
舉國聞之莫不痛哭公既正命世琮怒尚未已復下令禁
人收屍暴之衢中四十餘日適有偽將趙天元過其地見
公左右各抱一子色凛凛有生氣因歎息良久曰彼各為
其主耳豈可使其暴露耶命從卒解衣覆之忽狂颷旋地
起卷衣入林中天元大驚下馬率卒羅拜曰此眞忠臣也
親解衣覆之次日收屍移瘞於桂林北門廣福寺後吾粤
人敬公之忠感公之德私以辦香酹酒瘞所者無虛日方
公之遇害也夫人李氏暨冢媳董氏等尚禁守因縶忽守
弁房李者梯垣遥以公父子主僕凶問告冢媳董氏慷慨
向姑再拜曰媳同受困以來於兹四載所隱忍不即死者
以尊章在上代兒定省視膳冀萬一得出水火耳今無望
矣願速相從地下以無貽夫子羞遂投繯於梁自經綆斷
仆地者再傷額及足卒從容就死子妾苗氏從死公女二
姐五姐及公妾顧氏劉氏進曰吾等夙昔矢約今日正踐

約時也各為繯梁間兩女旋向顧曰雖就死序不可失夫人毋列也宜居中顧氏曰余雖蒙主人恩遇置諸妾媵之中未有所出何敢妄以諸毋自僭以奈上下之分乎遜讓至再各依次就繯繯未已五姐呼其姊曰姊盍為我地繩壯甚妹力綿不勝幸助我一臂力二姐戲謂曰妹一時倘有退念予强為之得毋含怨於冥冥耶皆自經死李夫人視飯含憮襲即畢曰今一門皆不辱吾事已畢得從夫子於地下矣乃繫帛奮身絕吭而死與公死不踰日二弁梯垣時目擊耳聞相傳其事于粵中并見諸屍枕籍惻然不忍盡為焚化仍收藏李夫人董氏遺骼以出亦瘞於廣福寺後客成文煥相與潛瘞別識處所公在幽繫共一千三百六十餘日計甲寅二月二十七日孫逆以兵圍守院門公與夫人同拘署內瀝血三疏夜半穴垣連遣子姓慷慨赴闕請兵且令天子知有守臣死此公在署一百四十三日深謀密計者也又自七月二十日置公禁內夫人等幽繫別室公噴血切齒日以醜言痛詆使孫與吳忤以致三桂疑延齡殺之非以逆攻逆奚能致此正公所云機有可圖敢不竭力之心

事也計在囚一千二百二十三日暗室土窖瘴氣薰蒸燥
爍寒暑悉皆蓬垢每逢獻歲
萬壽聖節捧
賜御衣被械北向拜跪臨難時密以
御衣委舊弁收藏令勿褻越賊手此公之念不忘
君雖處顛沛數年如一日也公罵賊之餘閒作詩文又素嗜
草法摹之成帙題曰彙草辨疑囚室內以指濡墨寫擊筋
樓三大字於牆四壁詩若干首遭難後賊攻擊太毒盡刮
去僅存三大字蓋公以段秀實之擊賊笏自況云被難之

日家僕中惟諸老道年最耄賊以其老置之老道乃大呼
且罵曰賊何為舍我我得從主人死大幸耳豈似爾吳三
桂昧心叛主耶毅然相隨至賊營因並縛之以罵賊殺時
與公同處而被殺者公與幼子世洪世泰家僕諸老道馬
雲皐唐進寶倪天寶王迎春周進才馬進福韓廚子小四
兒等十二人與公別居而自殺者夫人李氏女二姐五姐
妾顧氏劉氏冢媳董氏子妾苗氏七人前此以凍饑死於
囚所者公女六姐妾趙氏世濟次子二孫子女二姐三姐
四姐及俾僕二孫女奶子阿里了金鈺交喜升兒金三媳

婦高大姐等十三人後此死於公難者主僕男婦復十九人又院承唐正發負公之子姓歸京師移禍於眷屬而被殺者其妻蔣氏長子士介胞兄廷俊三人闔門殉節者共一百餘人有姓名可紀者自公與夫人下五十四人餘俱不詳其姓氏其受公命踰垣赴

闕越險阻共患難而不顧死者十有三人公長子世濟仲子世永冢孫國楨賓客孫成李子燮幕友陳文煥門人朱昉外委守備易友亮承差楊啓祥唐正發唐守道唐文煥內丁賀徵賫瀝血第一疏匍匐密奏者內丁賀徵也夜半

縋城扒山越巔由間道抵豫章賫瀝血二疏赴京面

聖者公長子世濟為向導則楊啓祥也不避艱難懷瀝血三疏負公八歲子世永九歲孫國楨扮鄉民出重圍履危險險奔京師者唐正發唐守道同州李子燮休寧朱昉也於干戈擾攘之際藏護

御衣幸不隕命不致公遺憾者易友亮也晝伏夜行達蒼梧告哀於將軍傅弘烈報公之從容就義闔門殉節而死者大興孫成上虞陳文煥也時道路梗塞冐險周旋致孫陳得免於難有不受偽職之平樂進士袁景星也公以身報

國諸公亦以報國者報公忠義之相感固如是哉再公引佩刀自刎逆厮不忍公死奪刃手落三指者惜其姓名不傳房李二弁始而登垣以報繼以義收李董遺骼潛瘞公側姓傳惜其名不傳公罵賊語多恨不傳密移督提救援文稿恨不傳然而瀝血密陳疏草三道已足以達公之忠也彙草辨疑帖並詩數首已足以志公之概也吾西粵士民于戊午閏三月知公凶問自紳衿以至編氓家家為位而哭九郡之人爭相倡義復讐滅寇無非公之正氣浩然有以感發之也念公生則施仁於粵死則靖難於粵僉謀建祠於桂林之烏金鋪尸之春秋吁噫此吾粵人區區無已之心殁世不能忘也

熊徵曰西粵故煙瘴地生聚未繁公涖任四載興大利除大害民蒸蒸有起色漸登於衽席無何滇南偵起孫逆叛應罹公幽囚者亦四年夫執公者延齡殺公者三桂延齡以冠服脅三桂以偽詔降百折不回利害榮辱一無足動其心雖信國之成仁取義何以加茲且夫婦同歸嬰兒被難下至藏獲妾婢役屬莫不之死靡他考之晉之卞壼元之余闕明之劉理順似又過焉於戲公真不可及也哉熊

徵避難山中知公事甚詳又同學袁子景星招公客孫子
成采藥岑溪目覩公事言輒嗚咽失聲余亦為之泣下猶
想見烏金舖山鳥啁啾林木森動髣髴公豎髮裂眥罵賊
飲刃時也因爰筆直書以俟作史者纂輯焉

殉難始末　　徐乾學

廣西偏處南徼而桂林當寶永之外以全州為門戶左倚
蒼梧右據柳江
國家因前代之舊置省會於此巡撫都御史行臺在焉於以
董蒞八郡控制蠻方誠為踞上流得天險之要術也康熙
十二年季冬吳三桂反書至粵馬公雄鎮方撫其地按
令甲巡撫止治吏事未有提督軍務之
命公便宜會約提帥某公飭疆界嚴烽堠厲兵峙糧以絕三桂
連結閩粵之路未三月將軍孫延齡叛應之延齡故定南

王孔有德女夫也初有德鎮廣西戰歿無嗣
廷議以其功高不忍使他人代將用延齡為將軍俾統藩下
軍仍鎮桂延齡紈袴子不知順逆因與都統王永年有隙
十三年二月下旬七日遂殺永年及副都統孟一茂等三
十餘人起事是日以兵圍臺署傳偽命遣公冠服且脅之
降公朝服北向叩首曰臣亡狀祇以一死報國拜畢闔書
室自經家人蹋戶救之繩已在頸適有自提帥所來者謂
當與總督會兵即至公曰果爾吾何難火速因密疏陳延
齡叛逆狀且言賊圍守之嚴一切上下文書皆截取不得
達臣責在封疆義惟一死昨潛報督提並云救兵將至姑
以待之望亟移鄰近禁兵極粵民於塗炭時三月朔日也
疏至
上始知公義不黨逆為之色喜踰月督提兵不至賊張甚公語
長子世濟曰賊勢雖強人心自固汝速赴
闕請兵來我為內應破之如振槁葉耳無徒父子相守為賊
所屠也世濟至江西巡撫江西董公衛國奏其事
上益喜遣章京一人馳護以來至則授以四品京卿六月賊圍
愈急公夜為再陳粵西情形疏付長孫國楨極言桂林入

心素輕孫賊而吳逆遠不相救有反掌可復之勢倘大兵
亟到功可立就粤西既復吳逆腹背受敵平蕩可期臣遠
在五嶺萬里外若機有可圖臣敢不竭力如其不濟惟有
與妻子同齒劍死期無負
皇上知遇而已俾與客朱昉鑿墉而出數日客李子燮又將次
子世永潛出從之抵京
上復大喜并李朱二客並授以官於是賊偵知公終不肯屈而
子若孫入朝請師者相踵乃使其兄延基率兵排闥前執
公公引佩刀自刎血流被體賊卒前抱奪之公握刀甚固
截卒手落其三指終被奪不得死賊舁公出并親屬四十
餘人幽別室而守公者甚嚴臥起不得自適如是者四年一
幼女四孫及婢僕十四人以凍饑相繼死十六年冬三桂
惡延齡異已以公在或為所誘乃使賊吳世琮至桂林攻
殺延齡隨召公稱偽詔欲降之公鬚髮怒張目眥盡裂罵
曰吾大臣義當死所不即死者欲手刃汝輩叛賊歸報
聖主耳今志不遂死矣何多言世琮見公語峻無降意攝公置
他帳使其黨說誘百方更進以酒食公傾食擲器怒罵不
絕口賊度公終不可脅遂先縛公幼子世洪世泰家僕諸

老道等九人各以利刃按其項且指眷屬之囚室曰降庶免一家死公不顧賊悉殺之而以世洪世泰頭故置于公前以使其懼公即奪頭還以擊之賊驚而走旁賊抽刃殺公公顏色不變怡然飲刃而逝蓋十月十二日也配李氏子婦董氏女二姐五姐妾顧氏劉氏子妾苗氏聞變相率自縊客孫成陳文煥匍匐宵行至梧州告哀於將軍傅弘烈弘烈以聞

上惻然憫歎曰馬某果不負國矣其議所以褒恤之者議上俾從優更議成文煥亦得除郡佐縣令焉十八年春三桂死粵東西以次平次年覆世濟奉

詔迎公喪及冬至粵粵人言公既正命賊下令禁收其屍暴野外四十許日賊將趙天元過之見其左右各挾一子色凜凜有生氣下馬太息解衣覆其上次日使人瘞之廣福寺後桂民感公義烈私以瓣香酹酒奠瘞下者至今無虛日初李夫人在囚所未知公遇害守者房李二弁登垣告之婦董請於李夫人先死次二女次顧次劉次苗二女與顧已就縊猶以其輩行相讓李夫人身為收斂乃奮身入縊而卒亦粵人言如此公在幽繫時所作詩歌甚夥難既平

多所散失僅存彙草辨疑帖三套其中楷書强半係碩烈
婦之筆後為逆賊刁繫禁中公遂補成之并佚詩數章俱
訪得焉又部曲易友亮者奉衣一襲進曰此
上所賜御衣也公不忍汚賊手先卒數日授某謹收之今幸不
隕命敢以歸笥世濟泣受之以粤人言徵之成文煥所述
行哭求公屍自公與李夫人以下骸骨皆在十九年世濟
還京復
命上賜衣於朝
上嘉歎無已即以衣賜世濟贈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賜葬加
祭謚文毅
親灑宸翰以樹隧道廕一子入監讀書配李贈夫人祔葬予祭
婦董以世濟官三品亦得贈淑人論者謂公報
主之志久而彌堅而
上褒忠之典加而無已
君臣之際可謂兩盡其道者矣

殉難紀畧

朱昉

葢聞常山難作斷舌全貞涇原變生擊窈著節每觀青史所載千古猶爲痛心要皆激烈一時決絕罔顧從未有氷湯席鑊百折不回慷慨從容一朝同盡如粤西撫軍馬文毅公者也公諱雄鎮字錫蕃坦公其號也先世系出扶風初居山左登州之蓬萊縣遠祖諱英仕遼東保義尉因占藉遼陽左衛數傳遂爲三韓望族高祖文舉公授宣議郎曽祖瑞軒公諱重德以明經通判太平司榷湖陰治行清廉聽斷明決商民德之既俎豆學宫

更建專祠於赭山之麓迄今百有餘年廟貌巍然禋祠
勿絕循良之感人如此祖復所公諱與進以學貢選儒
官高尚不仕太母趙夫人因城陷携幼齡孫女盡節井
中以全大義則馬氏之壼範貞烈由來有自矣父潤甫
公諱鳴佩元配王夫人繼祝夫人俱先卒繼孟夫人舉
丈夫子一即文毅公也公生而英異敏慧過人年十一
侍父從
龍入都總制公起家工部啟心郎歷晉楚監司擢少司農
督理江南粮儲錢法所至輒以公隨侍公餘暇日每採
古今聖賢忠孝大節著為論說以資庭訓公奉教唯謹
務期身體力行罔敢少懈既而總制公由總督宣大晉
秩大司總制江南江西於時掃蕩海氛肅清官吏東南
夙弊革除殆盡屹然有半壁長城之勢其他惠政不可
殫述闔省商民感頌建祠尸祝後復崇祠名宦至今兩
江人士口碑如斯乙未
世祖章皇帝以佐理需人特選大臣子弟之有才者公以
終賈之年應選奉
特恩簡授工部副理事官管理實源局比差竣復

命提督瑠璃廠廠故多空地為強有力者倚藉聲勢據為
芻牧所公擇其尤魁黠者創之以法餘皆歛跡廠地為
之一清每歲正月無賴子以燈市為名開張棚舍雜市
火炮烟光稠沓往往延燒民居公嚴為禁止遷之他所
迄今民賴以安已而營造
章皇帝孝陵晨夕拮据埏埴之工費省而功倍因擢宗人
府啟心郎後以資望特簡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協理院
事允值
大廷會議軍國要務刑獄重情必執法平心侃侃開陳無
回曲或特疏建白察采為之凜然俄遷內國史院學士
顧問之下多所啟沃未幾將命巡撫山西適以舊撫留任
爰脊改授廣西之
命焉及
陛辭
上諭勉再三錫宴
內殿
賜御廐鞍馬二騎併解
御服秋香鑲龍袍賜之以示優渥公拜

命之餘益感知遇
特恩矢報之誠夙夜彌切既抵粤西值土寇窃發所在驛
騷如左江則有楊其清王道榜等以邪教煽惑聚衆萬
餘盤踞潯南右江則有妖僧挾擁廢宗為亂平梧則有
莫扶化莫扶頼等結連猺獞出没無時四境被其害公
開誠曉諭宣布
皇仁其怙惡不悛者與提鎮相度機宜勦撫並用不数月
殲其渠魁餘皆望風解散先是賊所駐地師至率併其
子女盡歸俘獲公為之惻然嚴檄司道全者不啻萬餘
人又念弭盜必先安民安民本于察吏乃建議復邉俸
以勉劳吏省兵粮脚價以甦民困寛貨物之禁以資民
生停採買以除民累屢疏上陳俱蒙
俞旨粤西塩價素騰貴民窃私販致官塩滞而民苦淡食
因特為酌平其價塩政頼以疏通桂林學宮傾頽日久
乃捐已資獨力重建是秋士之獲雋者数倍于前士子
益感奮蒸有興起意至如絶寮屬之餽遺蠲廠税之羨
額草充粮之陋規驅土司之流棍禁衙蠹之擾害一切
弊端靡不振刷廓清吏民得以休息焉癸丑春都統王

永年與將軍孫起齡素有嫌隙互相奸奏
上命滿洲部堂臨粵勘訊時藩鎮紛張患幾不測公力為
消弭地方恃以無恐冬十一月吳逆叛湖南潰陷粵西
震驚按令甲逃撫止治吏事久不督軍務故無兵可以
討禦倉卒禍起肘腋公密檄督鎮為防禦計甲寅二月
延齡蓄不軌誘殺都統王永年孟一茂等三十餘人以
兵圍撫軍門布卒塘哈一切公文邀奪閱看三月遂叛
應吳逆奉偽命逼令各官吏易服制併繳符篆因以衣
帽遺公具朝服望
闕再拜曰臣亡狀謹以一死謝陛下豈忍偷生負
國耶乃闔户自經為李夫人暨長君夫婦所解救先是公
密遣人請援于提鎮適還報云已會師總制行且至矣
幸緩俟之公隨以密報事具疏遣内丁賀徵馳
奏奉有馬雄鎮心懷忠藎不從逆賊具疏差人密奏
反逆情形殊為可憫深珍朕懷之
旨四月朔公見事愈窘謂長君世濟曰逆勢雖深人心自
固若得一旅師疾攻其外加以從中策應破賊直發蒙
振落耳今特命汝潛行赴

闕請兵企得濟以仰報
朝廷苟徒為聚死無益也長君奉命從間道馳至江西屬
撫軍董公具疏
題報疊蒙
上諭命差章京一員迎取照看隨行引路承差楊啟祥併
議授職六月延齡令逆多方逼脅且啗公以三省總督
公以死自誓堅不為動十一日復又瀝血再陳粵西情
形一疏命昉携冢孫國楨出院十七日又遣舊淮安司
理李君子燮携次子世永行以承差唐守道唐正發為
鄉導俱乘夜穴垣而出趨
朝告急九月初六日抵京疏上奉
旨馬雄鎮不甘從逆密奏逆賊情形又遣其子孫來京可
憫送伊子孫之人着吏兵二部議叙時延齡察公志不
可奪且驗所繳篆印非真又偵知連遣子孫入都大恚
恨七月二十日令逆兄延基勒兵排院闥入將為逼脅
公手扳佩刀自刃流血被體為邏卒所救奪墮其三指
賊卒衆擁公出署公且呼且罵夫人李氏相率闔署男
婦亦同聲罵賊不屈是日愁雲漫漫冷霧漠漠太陽慘

澹無光色經過街衢士民見者聞者皆為流涕罷布者
數日賊入院署大肆刼搶只敝衣破絮有貧寒所不堪
者啟其篋無長物賊曰清官也既失望遂藉家口四十
餘人幽繫別室獨拘公禁內公仰天大罵賊衆兵刃環
臨重加束縛乃大罵一二日求死不得絶食數日又不
死已而歎曰天或者欲使纍臣有復見天日之時乎吾
姑忍死以待乃復食從此坐卧室中足不踰戶限者四
年孤忠浩氣無所發抒間或吟咏靡不以忠貞之心載
之而出復書笏擊樓三字于墻繫以絶句云詹身憑一
擊千古說司農尚有餘生在何時挫賊鋒葢喻不能親
自擊賊而感懷于司農也公素善臨池至是乃日臨草
書取漢晉以來諸家各體判源流別疑似摹勒而區分
之乂而自成一家名曰彙草辨疑可以談笑刀鋸指叱
鼎鑊也延齡黨有以甘言誘說者輒怒叱之吳逆常遣
使馳偽書欲聘用公手裂其書抵之地麾使亟去巡撫
國之大臣義當殺賊豈從賊耶乂之延齡為公所感動
將以城歸附疑未發冬十月吳逆遣偽大將軍吳世琮
攻克桂林誘延齡殺之十二日乃遣兵收公及幼子家

僕時家僕中惟諸老道年最老且耄賊以其老置之執
諸人以去老道大呼且罵曰諸賊何為舍我去乎吾今
日得從主人死吾之大幸豈效爾吳三桂叛主偷生以
貽萬古罵名乎挺然隨公至營賊大將軍世琮稱偽詔
降公蓋世琮破桂林時三桂傳諭必欲生致公誘與共
事也公箕踞坐不為屈世琮復禮請曰吾主甚重公公
降當封鎮粤公爵一門榮貴公鬚髮怒張目眥盡裂厲
聲叱曰吾奉
命巡撫茲土義死封疆所不即死者欲手殲爾叛臣賊子
以報
國恩耳今討賊之志不遂殺身固無足惜獨恨奉職無狀
以遺
朝廷羞今日是吾死期我
主在北願向北速剸吾首我死魂必滅汝賊安用多言世
琮見公詞色峻厲度非一言可以挽回乃退避另幃復
令同營各偽將軍等往來誘說陳以利害大勢且用溫
言撫慰再三更進以酒食公怒目詈罵傾食碎器又曰
吾氣吞若曹頑力屈耳激觸賊怒乃縛公幼子世洪世

泰說公降二子怒罵又縛家僕諸老道馬雲皐唐進寶
王迎春韓厨子進福周進財小四兒九人說公降不降
爾曹先死九人曰吾公可降不至今矣吾輩畏死不至
此矣賊令兵牽公前悉按其頭于地擲刀加于頸且旁
指囚室眷屬曰降且免一家死公且笑且罵賊遂先殺
公二子九僕即以世洪世泰之頭踢公膝前以懼之公
忽奮臂起奪頭以擊賊面群賊驚世琮怒甚攢刀殺公
公正色還坐詞氣愈厲至死罵不絕聲被殺于粵之烏
金鋪世琮怒尚未已復不令禁人收屍以公父子首并
屍暴之路傍廣野者四十餘日適有偽別將趙天元者
過其地見公面凜凜如生公屍左右臂各枕一幼屍其
體尚不仆蠅蚋無敢近者詢之土人或以馬撫院對因
嘆息良久曰此忠臣也彼各為其主耳豈可使其暴露
耶即令從卒解衣覆其首屍將去忽狂飈從地捲衣去
賊大驚下馬羅拜天元親捧公首合於體解衣包裹是
夜即令人焚公屍乃曰忠骨不可失也潛抱骸瘞于桂
林北門外廣福寺後方公之遇害也李夫人暨冢媳董
淑人等尚禁守囚縶一切聲息不通守卒中有房李二

千總梯垣遥以公父子主僕凶問告冢媳董淑人慷慨向姑再拜曰媳同受困以來於茲四載所以隱忍不即死者以二大人在與萬一得出水火耳今無望矣願速從地下以無貽夫子羞遂投繯于梁既縊適綆斷仆地再傷額及足卒從容自經公女二姐五姐及公妾顧氏進曰吾等夙昔矢約今日正踐約時也各為繯梁間兩女旋向顧氏曰雖顛沛序不可失夫人母列也宜居中顧氏曰余雖蒙主人恩遇置諸妾媵之中實尚未有所出何敢妄以諸母自僭以紊上下之分乎遜讓至再乃各依次就繯繯未已五姐呼其姊曰姊盍為我地繩壯甚妹力綿不勝幸助我一臂力二姐戲謂曰妹一時倘有退念予強為之得毋含怨于冥冥耶因各投繯以死公妾劉氏暨長君妾苗氏亦相繼自經李夫人俱各收斂畢乃曰今日姑媳子女幸不虧辱此身吾事已畢得從夫子于地下矣遂繫帛奮身絕吭而死與公死不踰日房李二弁時目擊耳聞相傳其事于粤中并見諸屍枕藉室内惻然不忍因盡為焚化仍收藏李夫人董淑人遺骨以出亦瘞廣福寺後前以饑寒死于幽囚者公

妾趙氏女六姐并長君次子二女三女四女及俾僕等
十九人時幕友順天孝廉孫君成浙江布衣陳君文煥
聞變赴行且計曰馬中丞闔門忠節無親者昭白安用
吾兩人為且忠臣骸骨何可令其子不知處所相與潛
識焉有袁景星者以酒脯昏暮來號哭盡哀孫陳知為
袁進士夙負奇節商謀告哀許為向導相依景星從平
樂走猺山達蒼梧備列始末以撫臣從容就義闔門殉
節等事具呈于撫蠻將軍兼巡撫傅公弘烈轉為馳疏
上聞奉有據奏原任廣西巡撫馬雄鎮抗詞罵賊精忠報
國併家口殉難忠貞慘烈深可憫惻作何恩卹着議政
王貝勒大臣會議具奏陳文煥等冒險來歸可嘉着一
併議奏之
旨議政王等會議以長君世濟萬里清兵勞績可嘉敘以
大四品卿缺先用餘俟廣西平定再行查敘已未春吳
逆既服冥誅群亮敗遁粵西次第平復長君聞訃匃水
不入口以孤臣之死事堪憐等事乞
假願得匍匐往收父母遺骸奉
旨巡撫馬雄鎮當地方叛變之時不肯從逆克篤忠貞捐

軀殉難深為可憫其骸骨併所遺家口准令馬世濟馳
驛前往搬取仍着麻爾吉等預為察明料理交與馬世
濟驛送回京到日從優議卹具奏該部知道長君聞
命號泣南奔匍匐萬里於仲冬涉過烏金鋪輙俯地長號
猶彷彿露刃蜂屯公仰天罵賊之狀涕泗横溢哀慟不
欲生行路之人皆為掩泣乃抵桂林北関外廣福寺後
求得 文毅公靈 李夫人之靈心裂神椎撫棺長慟
嘔血數升慘悴骨立蓋於撫署夜半賫第一血疏叩別
初未知即有今日人子長恨莫逾於此況長君之天性

篤孝者乎董淑人烈骨諸遺骼一一全獲次日由寺後
起櫬移供寺中覺異香滿寺襲襲清芬聞者無不詫異
細締之始知香從 公及李董二夫人諸靈櫬中出滿
漢薦紳及諸士民咸以為公忠義之氣所發越也古云
至死猶聞俠骨香豈虛語哉是日
大將軍簡親王遣官至靈前哭奠茶酒寮屬將吏皆在列
士民炷瓣香摶顙寺門無慮千百數言公殉難本末皆
欷歔感憤不自勝廣西巡撫麻公爾吉欽奉
特旨將文毅公骸骨併所遺家口仍着麻爾吉等預為察

明料理交與馬世濟驛送回京麻撫軍已先率地方有
司訪察照料不遑夙夜重
君命也長君既痛公音容之已邈又悲手澤之未覩泣走
幽室故址斷墻敗壁途徑不辨扳荆蒙棘而入塵灰飛
絮維笏擊楼三大字筆峰遒勁與日月爭光長君哭拜
其下復徬徨四顧迺於地窟掘有零星遺藉于燼中負
出國書詩數首長君繹讀粤人爭為諷頌而彙草辨疑
十二卷此卷因係隨筆作字故孫賊不忌得以埋藏地
窟不燬于兵終喪之日裝演成帖他日進呈
黼座此文毅公幽室中矢念丹誠之摹集也長君慷慨乞
師萬里迎喪外侮既平風木增悲有前賢世家所不及
者又公舊標守備易友亮持公先時所托收藏曩日
御賜秋香五爪龍袍到寺此臨難之前囑以
上賜御衣恐褻越于逆賊之手倘孤臣死事即暴骨原野
分所當然惟
君賜隆重四載相依患難幸為敬謹收護慎毋隕越以滋
孤臣罪戾友亮奉歸密藏一載倖保無虞今特崇捧送
還併達遺命耳長君隨設香案九叩首以藏庚申三月

臨桂縣南亭驛備舡夫送公靈北還長君扶公殯宮大
書奉
旨搬靈廣西文武將吏奠送於灕江喪出江上白衣冠褐
褚素而送者盈兩岸兩淚動天簞食壺漿之祭數百里
不絕經過各省俱迎舟吊酹直達通州遠近觀者無不
痛哭流涕曰此粵西殉難巡撫馬公之忠槻闔門盡節
其子少卿公往收遺骸奉
旨驛送回京者也忠孝之感人如此奉
旨贈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廕一子入監讀書准給全葬
及致祭銀兩併令李夫人祔葬同祭又奉
特旨加祭一次
賜謚文毅孟冬公靈抵京師
上震悼
遣內大臣一等公國舅佟公國維等三人
御前侍衛二十人齎大官茶酒哭奠几筵哀動左右凡
馬氏親朋族黨無不感激揮淚十一月
特授長君大理寺少卿辛酉四月晉秩光祿寺卿七月
又

特遣
内大臣心裕伯索公暨少宗伯楊公正中兩次到塋讀
文致祭併
特賜
御筆親書碑文誠異數也長君以屢邀
帝眷迺具
皇仁之優恤孤忠等事一疏以謝
聖恩奉有李氏董氏殉節深為可憫俱着各照伊夫品
級給與應得誥命之
旨長君又以賫回友亮所收先年
上賜御衣以火藻山龍未敢藏諸私室繕疏請
命奉
旨原賜馬雄鎮之衣給與伊子馬世濟易友亮將衣敬謹
收藏可嘉着議叙具奏該部知道噫計公自甲寅年二
月二十七日孫逆以兵困公于巡撫署内凡二百四十
三日又自本年七月二十日拘公於禁内幽室李夫人
另繫別室計一千二百二十三日共被繫一千三百六
十餘日挫賊勢收民心今日者四方底定克建膚功光

天化日依然衢歌巷舞想公於九泉亦當顧之而色喜焉又孫陳二君每言公在禁所晝夜規畫議論滅賊之術西粤湖南山川要害及賊虛實情偽所以行師制勝營陣出入之法若指諸掌後

王師蕩定多如其言此尤深可痛悼者也嗚呼語曰慷慨捐軀易從容就義難若公者可謂兼之也然歷觀自古叛逆之徒方其惡焰方張之日類有忠耿大臣奮身死難足以早奪其氣而後兵刃旋加勢同破竹如常山之舌截而希烈之魂摧秀實之笏擊而朱泚之魄喪皆此物此志也公之死也一時義憤可以鼓動人心千載綱常賴以維持世教閭門之內夫婦女媳以及臧獲諸人慷慨殉身略無難色其慘禍之遭最烈則馨香之名彌遠矣余小子昉久廁門墻受知四世所見既真所聞尤確故謹述其顛末以窈附於李翰傳張睢陽之義他年國史之採其尚以是為傳信焉是為紀

馬文毅公精忠大節閭門殉義百折不渝讀紀略所載慷慨激烈正氣凜然至于笏擊之書詞章之發彙草辨疑之集何莫非丹忱浩魄所醞釀而成蓋公忠孝至性

既本于天生素紙簪花亦光昭萬古詎非顏常山段秀
實再來邪幸遇
聖主褒忠制出殊典士死知己況君父乎身騎箕尾歸天
上氣作山河壯本朝公於是為不死矣顧余以塗鴉末
技亦得泚筆厠名其後自審何幸豈止附驥尾以不朽
哉白岳晚學查士標拜手書敬
跋

殉節傳略

朱昌周

康熙十七年丁巳吳逆誘殺叛將孫延齡執廣西巡撫
馬公不屈死之子僕從死者十一人夫人以下七人皆
自經闔門死節計一十有九人事聞
天子震悼
詔大臣從優議卹初公之被圍也先後具密疏皆奉
俞旨憫勞有加嗚呼公死不負
朝廷
朝廷不負公死公不死矣昌周當先大司馬總制兩省時

親受知幕下暨公出撫粵西以世誼謁公軍門恩施兩
世聞公喪爲位以哭初族子昉挈公子孫北上道經江
南昌周爲具行李既得公誓死致身狀至是長君疏請
收公遺骸聞殉難始末甚悉感公君臣父子夫婦朋友
間大義昭爍昌周曾爲門下客其能無言哉謹撰殉難
傳略如左世系政績詳家傳者不悉書掇其大者云公
諱雄鎮字錫蕃坦公其號也家本山東先世仕遼陽因
占籍爲望族公父大司馬總制公諱鳴佩從
世祖入關公時年十一歷隨父任多所裨補大司馬以大罷
屬之由恩廕除工部郎累遷至僉都御史所在有能聲
庚戌奉
命撫粵西錫宴便殿
皇帝親脫御服併廐馬以賜公感激殊恩益思自効粵西
僻在荒徼猺獞餘寇叛服無時公至宣示
朝廷威德檄提鎮將領勦撫互用渠魁授首賊皆解甲降
公曰弭盜先安民安民先察吏源潔流始清也於是覈
察脅從與無辜被俘者皆慰諭縱去全活萬餘人已乃復
邉俸省米價清鹽政停採買弛禁約絕餽獻蠲美餘勉

勞吏斥蠹員葺學宮飭士行興民利條陳便宜輙報可
時將軍孫延齡駐兵桂林凡公所興除意弗便也又修
隙於都統王永年交章訐奏
上遣內大臣案問公兩平之延齡浸不悅癸丑冬吳三桂
叛潰陷湖南甲寅二月延齡秉釁賊殺都統王永年及
佐領三十餘人發兵反受偽命勒文武更制繳篆圍守
撫軍門脅公公朝服向
闕拜入戶自縊會請援提鎮者還報言兵旦夕且至約公
為內援家人急解救請忍死以待乃密疏遣內丁賀徵
告變四月援兵不至謂長子世濟曰寇深矣然幸人心
固結誠得一旅師疾攻其外吾屬從中起賊可殲也今
繕疏授汝第潛行乞師冀萬一可圖無徒聚死世濟涕
泣決行延齡屢趣從逆者怵以利害不為動六月勢益
偪密語客李子燮朱昉曰兩君可屬大事俱死何益不
如挈我幼子孫趨朝幸
皇上知臣心耳瀝血再陳情形令二客賫疏麾子世永孫
國楨從之縋城宵遁延齡察公無降意又偵知連發子
孫入都大恚恨七月逆凡延基率兵排闥入公拔刀刎

頸血漬衣爲邏卒持奪籍其院署公與夫人等同抗聲
罵賊賊在署大肆刼搶只敝衣破絮啟其篋一無所有
遂籍眷口男婦四十餘人幽繫別室士民皆環望流涕
至罷市者數日獨拘公禁內公醜言痛詆仰天大罵賊
衆兵刃環臨重加束縛乃大罵一二日求死不得絕食
數日又不死已復奮曰豈非天哉或者事機可乘猶得
報
天子乃强食僵卧逆黨日以甘言至輒怒罵之然延齡終
不敢殺公也公坐臥禁中發古帖摹畫成彙草辨疑三
帙以笏擊樓三字題於墻亦間爲歌詠靡不激烈慷慨
有常山秀實風三桂常遣使持偽書來啖公節鉞抵之
地蹂碎之叱曰去而公死耳肯同而曹作賊耶久之延
齡感公大義意頗動積與吳逆忤謀以城歸附丁巳十
月賊將吳世琮襲破桂林誘延齡殺之併執公及幼子
世洪世泰家僕諸老道等九人至賊營世琮爲好語延
致公箕踞大呼曰三桂叛臣若爲叛臣屬我封疆大臣
不能殺賊報國有死而已無多言賊瞷公無降意退令
就他帳設酒食疊遣從賊更相引誘公推案大罵曾逆

帥馬雄在側力陳殺公便賊乃縛兩幼子九僕露刃加
頸作欲砍勢且指眷屬囚室曰降則免一家死公不顧
罵愈厲賊先殺世洪世泰頭惕于公前公即奪頭奮擊
賊大怒遂舉刃向公公顏色不變望
闕叩首訖坐地引脰受刃僕諸老道馬雲皐唐進寶天寶
王迎春韓厨子進福周進財小四兒等亦罵賊被殺無
一存者夫人李氏妾顧氏媳董氏兩女兩婢凡七人即
日自縊死公拘囚不屈足未踰檻至是凡四年公既死
賊怒猶未解暴首并屍于烏金鋪越四十餘日賊帥趙
天元過其地見公面勃勃如生大驚解衣遮面併覆屍
即晚火化瘞于北關外廣福寺之後園公之友孫成陳
文煥聞變行且計曰馬中丞闔門忠節無親者昭白安
用吾兩人爲且忠臣骸骨何可令其子不知處所乃相
與潛識焉時袁進士景星夙負奇節昏暮來號酹共謀
告哀遂同避匿猺山艱難求間道詣撫蠻將軍兼巡撫
傅公弘烈軍前陳狀得具疏以聞公死二年粵西平世
濟泣血上章請收先臣骸骨既奉
優詔奔赴桂林撰公行述以往天下讀而悲之李子燮者

陜西進士原任淮安推官朱昉前翰林待詔江南人舊
爲大司馬客後從公順天舉人孫成浙江布衣陳文煥
皆公知交孫成二人同在幽繫者嘗聞公密議滅賊之
術晝夜規畫兩粵湖南山川要害及賊虛實情偽所以
行師制勝營陣出入之法若指諸掌又將平桂梧柳三
略以教孫陳後王師蕩定多如其言再公博學掌故
曾搜歷代戎機著爲兵略兵燹煨儘憾已不存而彙草
辨疑十二册因係隨筆作字故孫賊不忌得以埋藏地
窟不燬于兵論曰自古稱殉節者張巡顏杲卿文天祥
三人至矣方公內偪強寇外絕援師何異睢陽待救於
賀蘭哉卒之慷慨罵賊斷頭揑胸而不變與常山比烈
可也獨其百折不回四年拘繫憤激幽愁惟以謌吟草
書自娛利害榮辱一無所動雖信國之成仁取義何以
加焉以公一身成三君之節夫婦同歸嬰兒被難下至
臧獲妾婢莫不之死靡他
聖主鑒其忠信史書其寔執友仗義孝子摧心碧血丹忱
光昭日明嗚呼豈不偉歟彼延齡者不能降公亦不敢
殺公公知其無成矣堅守臣節庶幾奪其魄而誘其衷

我不爲延齡用將因而用延齡隱忍待變以圖事機轉
敗爲功在反掌耳事之不成天也天不予公以功名獨
全公以忠義亦復何憾乎

文毅公傳　李　爵

公諱雄鎭字錫蕃號坦公遼陽州人也曾祖重德仕江
南太平府通判祖與進授訓導祖母趙氏遼陽城陷時
赴井死父鳴珮累官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總督江南江西軍務歷中外二十餘年所至有聲蹟
公生而英異年十一侍尚書公入關順治十二年
世祖章皇帝選大臣子弟有才識者任以職公始授工部
副理事官管寶源局旋督琉璃窰廠尚書公引年歸公
出則綜理部務入則左右就養一堂之間愉愉如也嗣

是營

孝陵工成除宗人府啟心郎康熙四年夏尚書公疾公侍
湯藥者九閱月晝夜不懈明年尚書公卒號辟盡禮服
闋補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遷內國史院學士奏對稱
旨簡命巡撫山西不果行九年遂有巡撫廣西之
命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陛辭日宴賚有加復解
御衣以賜蓋異數也公念
皇上恩遇之隆矢忠報
國抵粵西草寇竊發連結猺獞所在驛騷公開誠諭以大
義宣布
朝廷威德勦撫並用殲其渠魁餘黨悉烏獸散左江鎮帥
勦潯南賊凡近賊巢者盡俘其老弱子女公察其無辜
釋之所全活以萬計賊稍定即建議復邊餉省兵米脚
價寬蘇木之禁停採買藥材定鹽政繕學舍善政班班
鉅細畢舉粵人咸有更生之慶十二年春逆賊孫延齡
為廣西將軍與都統王永年有隙互訐
上遣大臣往訊時羽黨鴟張患幾不測公潛為銷弭賴以

奠定冬吳三桂反湖南潰陷兩粵震驚是時巡撫無兵
權公密約提鎮為防禦計十三年延齡附逆殺王永年
及副都統以下三十餘人伏兵圍巡撫署外援不至延
齡以偽命脅各官易服繳印持一帽遺公公不受具朝
服望
闕再拜入室投繯幾死為家人救免會人自提督所至具
言已與總督會師幸少待公隨草密疏遣人馳
聞復謂長子世濟曰逆勢雖猖人心自固若得一旅師疾
攻其外加以從中策應破賊直發蒙振落耳汝潛行齎
疏詣
闕請兵庶獲濟以仰報
聖朝徒相聚守死無益也世濟從間道達豫章馳疏入奏
上憫公忠誠遣官迎世濟入都延齡見公不屈復啗以美
官公以死自誓再疏密陳粵西情形屬其幕客休寧朱
昉同州李子燮先後携其次子世永長孫國楨乘夜穴
垣出赴京告急延齡偵知之愈忿引兵突入署公拔佩
刀自刎邏卒奪刃傷墮三指被執出署公抗聲罵賊妻
李夫人亦且呼且罵延齡籍署中男婦四十餘人囚之

別室公絶食數日不死已而歎曰天或者使纍臣有復見天日之期乎吾姑忍死以待乃復食坐臥一室中足不踰閾者四載以擊笏樓三字大書于壁句云奮身憑一擊千古說司農尚有餘生在何時挫賊鋒意以司農奮笏自喻也公素嗜草法乃展帖早為覼縷積而成帙自顔曰彙草辨疑賊黨有以甘言誘者輒怒叱之有人持偽書招公公裂其書擲之地曰我國之大臣有死而已肯同鼠輩作賊耶麾之去十六年冬逆賊吳世琮入桂林疑延齡殺之拘公及公幼子世洪世泰入賊營公箕踞大罵鬚髯戟張目眥盡裂曰吾奉命撫茲土義死封疆所不即死者欲手斬賊臣頭以報國恩耳今討賊之志不遂死乃吾分勿多言世琮見公詞色俱峻令居別帳使群賊往來陳說利害於前且進公酒食公怒推案起罵不絶口賊戕其幼子併家僕九人令以二子頭陳公前公忽從地躍起奪頭擊中副賊賊益怒遂殺公嗚呼公真烈丈夫哉時李夫人尚羈別室賊遣房李二弁環守二弁梯垣以凶問告舉家號慟世濟妻董淑人曰吾躊躇未敢死者以尊章在上代兒定

省視膳耳今已矣即自經死公二女及側室顧劉俱死
世濟妾苗亦死李夫人仰天泣曰今一門皆不辱吾事
已畢得從夫子於地下矣乃縊而死二并入盡燔其屍
藏李夫人董淑人遺骼以出與公之遺骸並藁葬焉十
七年
王師下蒼梧公幕客大興孫成上虞陳文煥走白其事於
軍前
上聞訃震悼世濟匍匐泣奏請往求父母骸骨
特允馳驛至粵遂獲於桂林之廣福寺初公之死世琮怒
未已令勿收葬暴露四十餘日賊帥趙天元過之見公
顏色不變臂左右各枕一子異之乃遣人潛瘞于是故
諸骼不至于散失有舊并易友亮者捧公
賜衣來前曰公臨難時委以敬守此衣勿褻越於賊手幸
不負公命世濟拜泣持歸以獻
上嘉之以公克篤忠貞恩卹特贈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謚曰文毅加祭一壇給全葬
親灑宸翰為文命工勒石以示後人贈李氏為夫人董氏
為淑人官世濟大理寺少卿尋擢光祿寺卿都察院左

副都御史廕世永太學生以知州用後廣西撫臣請建
祠祀公
制可嗚呼方公羈囚困苦鬼室青燐之內吟咏臨池不少
輟難既平彙草辨疑三帙詩詞數章猶巋然獨存是誠
浩氣丹心之所發洩身死而名益彰者至大義感乎而
隸胥金蘭皆不憚踰越險阻疲苦筋力挈其幼孤以遁
而卒得達其死事之實於
朝闔門褒卹榮及後嗣若有默相之者然洵乎事君事親
信友不外一誠誠則見之審而行之確鼎鑊刀鋸可以
百折不撓卒至泣鬼神動天地亘千古而不可磨滅皆
一誠之所貫也且公歿後妻妾子女下逮臧獲視死如
歸靡一丐生乞命者貽公身後羞又豈非誠之感通者
大哉吾故論公之事為天下後世之願忠者勸

文毅公傳　王士禎

公姓馬氏諱雄鎮字錫蕃一字坦公其先登州蓬萊人始祖英古籍遼陽左衛曾祖重德大平府通判有惠政建祠赭山祖與進考鳴珮總督江南江西兵部尚書為開國名臣事具國史妣孟

誥封夫人公以從龍大臣子順治中起家工部副理事官營造

孝陵遷宗人府啟心郎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進內國史院學士

上才之以為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未行改撫廣西
陛辭賜御服以示優異時粵西多盜賊王道榜等寇左江
妖僧某偽挾明宗亂右江莫扶化等連諸猺獞蹂躪平
梧諸郡所在驛騷公至粵宣布
朝廷威德剿撫兼用不數月殲其渠魁餘悉解散於是請
復有司邊俸省兵糧脚價寬蘇木之禁除採買之累民
者疏上皆報可然後改創學校搜剔鹽弊善政悉為舉
行民蒸蒸有起色未幾而吳三桂之變起先是定南孔
壯武王鎮廣西死李定國之難以其壻孫延齡為將軍
代領其衆癸丑春都統王永年與延齡訐奏朝議遣大
臣往勘至是滇南作逆粵西震動延齡遂挾讐殺永年
及孟一茂等三十餘人受偽命發兵反逼巡撫以下更
服制繳符篆公具衣冠望
闕再拜闔户自經不死顧謂子世濟曰賊勢雖深人心尚
固脫得一旅疾攻其外從中策應破賊如發蒙振落耳
三月遣世濟間道詣
闕請兵陳賊可破狀六月繼遣其客朱昉以孫國楨齎表
潛行赴京師又遣其客李子燮以次子世永行延齡覺

之勒兵脅公公引佩刀自剄不殊賊囚之別室公絶食
數日又不死而三桂遣偽書以高爵啗公使降公裂書
抵地不視叱罵去公公在困阨中唯以草書自遣久而成
彙草辨疑十二冊幽縶者凡四年會延齡與三桂貳又
與叛帥馬雄數治兵相攻丁巳十月三桂偽將軍吳世
琮帥師克桂林殺延齡遂以兵收公既至其營箕踞大
罵鬚髯怒張世琮温顔勸公降公叱曰吾為
天子守茲土義死封疆所不即死者欲手殲逆賊上報君
父耳今討賊志不遂死自吾分毋多言世琮退令諸帥
迭游說更進酒食公推案罵愈厲世琮發怒先殺公幼
子世洪世泰以頭置公前以脅之公躍起奪頭擊賊賊
怒遂殺公僕九人皆從死公既死賊暴其尸烏金鋪田
野中四十日顔色如生有趙天元者亦偽將軍也收瘞
桂林之廣福寺夫人李聞難與妾顧氏劉氏二女某某
世濟妻董氏妾苗氏皆自經死妾趙氏等以饑餓前死
者又十九人事聞
上震悼贈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文毅以世濟為大理
少卿

史官曰今之巡撫與唐之節度觀察使事權相埒國初以來皆握兵柄後乃稍變易其制一旦有事輒束手而聽命於人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者也以文毅公之才略忠義激發使得戲下一旅叛將忿卒必有所忌憚而不敢動縱其跋扈而仗義執言以討不庭鼠子輩豈足道哉既事權不屬流離瑣尾中猶復從容覼縷發抒其激昂之氣間為扼腕長吟而奮身擊賊之句殊與秀實之忠貞千古輝映洎乎逆亂相乘卒以忠烈自見妻妾子女下逮僕隸從死如歸嗚呼惜矣然公之歿也贈官予謚祭葬皆踰常格又

御書其神道之碑傳云死王事者加二等公之邀被

國恩既優且渥而彙草詩詞幽光煥發綿諸後嗣尤必撫手澤而勸忠勸孝保世滋大也公雖歿其又何憾哉

文毅公傳　趙執信

公諱雄鎮字錫蕃號坦公遼東遼陽州人也先世本山東蓬萊縣人始祖英占籍于遼爰為土著曾祖重德仕明通判太平府祖與進以歲貢授訓導當天啟初遼陽陷時門多死節者父鳴珮從龍入關累官總督兩江終兵部尚書為開國名臣公年十七以大臣才識子弟為工部副理官康熙初營造孝陵成除宗人府啟心郎四年夏遇父疾公侍湯藥九閱月不解帶迨父歿哀毀盡禮服闋以資望擢都察院左

僉都御史尋晉國史院學士九年以奏對稱
旨
簡命巡撫山西未行會粵西多土寇四境騷然朝議欲得重
臣鎮之于是改命公往撫
陛辭日
天子賜御衣以示優寵公至開誠布德剿撫並用殲厥渠魁
餘皆烏獸散因下令戒俘近賊巢子女者盡釋之全活
甚衆復疏諸勞邊吏甦民困資民生除民累數事
上皆報可桂林學宮廢公新之而人材育地方利病公振刷
之而吏民安由是頌聲作焉十二年冬吳三桂反於滇
出黔楚湖南陷時廣西將軍孫延齡者故定南王孔有
德女夫也有德鎮廣西戰歿無嗣即用延齡代適與都
統王永年有隙又不便公所為遂殺王附逆擁兵圍公
署公雖為巡撫時無兵柄不得調授故孫吳二逆相應
而公坐困唯有藏符勅具朝服拜
闕入室投繯耳家人救不得死或有來言總提二督已會
發援兵幸少待公因忍死草密疏遣長子世濟赴
闕上之時次年三月也已而援不至公復上疏遣門生朱昉

偕其孫國楨繼又遣其客李子燮偕次子世永俱乘夜
穴垣縋城而出間道潛行先後抵京疏辭迫切以死自
勵讀不忍讀
天子憫之
綸言嘉美子若孫俱着議叙于時孫逆偵知公情恚而率
賊執公公引佩刀自刎賊衆抱奪刀不死舁公去并驅
親丁四十餘人幽之別室獨拘公于禁內防守甚固公
即絕粒食冀死越數日不死乃復食公性嗜書好古尤
工草書法臨摹晉唐人各體分別標識在患難中猶作
長吟自序裒輯成帙題曰彙草辨疑其從容赴義之槩
可見矣又大書擊笏樓三字于所拘之墻屋復口占短
句以言其志蓋自況于殷司農而知賊之易滅云公自
十三年秋七月被拘終日蓬垢繫縲凡四載然每遇
萬壽聖節及獻歲必捧
賜衣北向拜跪比臨難時以衣授故弁易友亮曰好藏之
勿褻越於賊手也其念不忘君有如此先是公常罵孫
不知順逆久之孫感動與吳貳又與其黨互相攻殺有
反正意而未決也後吳知孫異已遣其孫吳世琮攻桂

林誘殺之必欲生致公擁至營以禮餂公降公鬚髮上
指張目裂眥極口怒罵賊令縛公幼子世洪世泰并家
人諸老道等十數人于前以刀脅之且指囚所親屬婦
女輩二十六人曰降即免一家死公益奮罵賊乃先殺
二幼子及家人等旋示二子頭以惕公公瞋目大呼手
起奪頭擊賊賊衆驚怒舉刃向公公北望叩首受害此
十六年冬十月事也時年四十有四公配李夫人少公
五歲在囚所聞難省公之二女二妾暨長子之妻妾皆
自盡為歛畢乃自經一時從死婢僕亦有十數輩前此
公之一幼女一妾一孫諸孫女并僮婢保姆共十四人
又以凍餓死矣至是計之闔門殉節者有百餘口其姓
名可指者公與夫人以下凡五十四人古來死難之家
未有若此之多人者非公忠義之感昌克臻此當公之
死也賊暴屍於野四十餘日公左右手猶各挾一子賊
將感而瘞之於廣福寺他并亦歛李夫人長媳董氏骸
瘞於其地十七年
王師下蒼梧公之故客有孫成陳文煥者走蒼梧陳狀于撫
蠻將軍傅公弘烈傅以上聞

天子震悼憫惻倍至十八年公長子世濟奏往粵西求遺骸
特允馳驛至桂林乃得易友亮所受藏
賜衣歸獻
上嘉歎仍以
賜世濟比靈輀至京
上特遣內大臣齎賜茶酒特贈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文
毅諭祭二壇給全葬賜白金五百兩妻李贈夫人祔葬
予祭子世濟官大理寺少卿媳董贈淑人蔭一子入監
讀書餘子孫俱從優卹門生幕客及與難有勞于公者
各分別授職二十二年葬公于順天府玉泉山黑塔村
之原
上御製碑文詞不瀆載
初公殉難傳將軍既疏請優卹後恢復舊土桂林歸正
復請
旨征滇以單師赴敵陷陣被執亦罵賊而死未幾逆孽殲滅
黔滇盡復粵西人呈請撫臣疏題建雙忠祠以祀馬傅
二公撫臣從之奉
俞旨建祠於桂林城中祀春秋弗絕

史氏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其分也公知此義固不難於一死獨是公死誰為草密疏聞於朝公死誰為間於賊使自貳故投繯不死自剄不死絕食不死一若天特留公之身以綴賊者而公之初志亦欲手刃叛逆蓋不徒以一死塞責也卒之賊黨相攻孫竟死于公之間與公手刃何異而公始順受其正焉志不亦少慰乎迨王師一振旅故疆盡復又若天特完公之精忠以遂其殲逆之志者然則公之死頗不重矣哉古人云死有重于泰山此之謂夫

贊曰馬公報國忠節昭昭利不可回害不可撓罵賊至死叛逆魂銷遺臭留芳黑壤丹霄千秋為烈青史永標

文毅公傳

邵衡

公姓馬氏名雄鎮字錫蕃號坦公少以大臣子選用授工部副理事官擢宗人府啓心郎以憂去服除補左僉都御史命巡撫山西不果行康熙九年改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公質重有守忠孝出天性奉總督公喪哀毀循禮與人交謙厚溫謹長者也遇事有不可則毅然必達不爲利害撓故居官日朐雖坦夷而剛方素著粵西地連溪峒猺獞雜處群盜左江楊其清平梧莫扶化黨皆數百人逐捕歲餘不能禽公至勦撫並用不數月殲

其渠率餘賊解散已乃建議邊俸省兵米開蘇木禁停
糴買藥材疏十餘上先後得報可後三年而孫延齡之
變作延齡者故定南王孔有德壻也王鎮廣西薨無子
朝廷以延齡爲將軍攝軍事延齡數擅殺人犯法都統
王永年發其姦遣使者案驗辭服
上不忍致之法
詔奪其官會吳三桂反粵西震動廷議復以延齡爲將
軍鎮撫之延齡既內銜王永年刺骨又怨前削奪其官
見三桂勢張甚遂蓄異圖十三年春詐集諸將議事縛
永年於坐殺之殺副都統三十餘人賊輩懼公威望遽
勒兵圍撫署以僞命遺衣帽脇公降是時承平久撫臣
名封疆大吏然實無兵柄權輕會變起倉卒公知勢不
支易朝服北鄉再拜曰臣亡狀謹以一死謝國即距戶
自經家人蹋扉入救之得不死已乃遣其長子世濟詣
闕上變語曰賊勢雖强人心尚固王師至我爲內應破
之如振槁耳不則父子俱屠無爲也公子涕泣叩頭去
逾月事益急又遣其客携次子世永孫國楨乘夜穴垣
出間道達京師賊偵知公終不屈而子孫入朝乞師者

相繼益恚且懼賊凡延基率兵排闥入環立露刃睨公
公引所佩刀自剄不殊血漉被體賊卒前抱持救之奪
其刀創救者右手墮三指賊舁公出並驅其家屬幽別
室中公絶食數日不死乃復食自是坐臥一室足不踰
戸限者四年囚縶之餘間爲詩謌靡不激烈尤嗜草書
書宗百家帖而經緯以一心至是鉤摹成帙并其首曰
彙草辨疑復大書擊筑樓三字於墻而繫以一絶云詹
身憑一擊千古説司農尚有餘生在何時挫賊鋒盖以
段司農秀寔之擊賊筑自況也時逆賊三桂聞公繫延

齡所特以書招公公手裂書抵之地罵曰吾封疆大臣
肯作賊耶三桂知憾甚諷延齡殺公然延齡頗萌悔禍
心浸不奉三桂令緣是逆黨互相誅屠無何賊將吳世
琮入桂林執延齡殺之遂收公及幼子家僕去稱偽詔
降公公不爲屈賊復以禮請曰吾主甚重公公若降當
封鎮粤公公鬚髮怒張目眥盡裂叱曰吾大臣義死封
疆所不即死者欲手刃叛賊耳今志不遂死矣何多言
世琮見公詞峻無降意移置他帳令賊黨更相誘説公
瞋目不應稍進以酒食則傾食擊器罵詈不絶口世琮

令縛公幼子家僕以刃夾諸人坐之地並指囚室姑媳
女妾媵二十六人曰降且免一家死公奮罵益勵先殺
幼子世洪世泰次家僕諸老道以下九人取世洪世泰
之頭以懼之公遽奪頭以擿賊群賊驚世琮大怒舉刃
殺公公北嚮坐欣然引脰受刃蓋康熙十六年十月十
二日也年四十有四是日夫人李氏聞變與其女媳妾
媵自經死者七人語在二烈女傳先是公有一幼女四
孫男女及婢僕十九人皆以凍餒死闔門先後死者凡
四十三人公既死賊怒猶不解下令禁收公屍暴四十
餘日賊將趙天元過之睨公面勃勃如生驚下馬羅拜
曰忠臣也解衣覆其屍潛瘞之廣福寺後守弁某亦以
李夫人及子女遺骨竁其旁初公所遣長子世濟來京
師
上憫其忠詔官四品京卿至是抗疏畧曰臣父身死封疆闔
門慘難暴骨原野臣誠日夜痛心愿得匍匐往收遺骸
惟陛下哀憐疏入詔世濟乘傳往遂以喪歸
上遣重臣臨祭者再勅有司治窆穸
特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賜謚文毅又親灑

宸翰文其隧道之碑嗚呼觀公之盡忠與
聖主之所以酬忠交得之矣世濟字元愷今官刑部侍郎好
學問喜文章士能以忠孝世其家
邵衡曰衡辱交今司寇公得具悉其家世聞前明時遼
陽陷文毅公大毋趙義不辱抱一幼女赴井死馬氏脫
於兵者僅三人乃文毅公之難脫者亦僅三人六十年
間再罹凶甌天之於馬氏亦酷矣抑余聞長老言忠烈
之門是當有後司寇之世大也宜哉

顧烈婦傳

趙　蕚

烈婦姓顧氏江南之金閶人也邑庠生某所出性端靜寡
言笑稍長善鼓琴能詩工楷法年及笄歸文毅公為側室
已乃從宦粵西康熙甲寅春將軍孫延齡叛應吳三桂以
兵環撫軍門貽公大帽文毅公弗為屈延齡令厥兄延基
露刃入臺刦公囚之驅眷屬悉繫別室烈婦與焉久之吳
世琮攻殺延齡趣公降公罵賊死先是領邏騎守護囚室
者為房李二千總素感公一家義烈常思有以報公而不
得其間是日聞變急走禁所梯垣以告公繼室李夫人冢

婦董淑人側室苗氏女二姐五姐俱自經烈婦亦慷慨投
繯死始烈婦之歸公也旣擅敏慧姿復以禮接上下恂恂
無少忤而經緯庶務獨能另出一頭地故賢能聲族黨無
間言公當從政稍暇輒焚香煮茗與論議今古或臨池潑
墨或拂軫調絃日侍左右弗暫離迨齡圖臺署公悉發
所藏秘帖欲集彙草辨疑十二卷辨諸體之疑似而條析
之旁註簪花小楷皆出烈婦手此被圍一百四十有三日
中幽圄夜靜燭影熒然遥聽弓刀跳躍之聲而濡毫相對
知孤臣少婦淚洒行間矣乃鈎摹未竣而延基率悍卒排
闥脅降公與烈婦兩地羈縶四閱寒暑不復覿面辨疑註
釋公廼獨補完之以暨于死終不獲再為侍坐從容覼縷
也惜哉公被害諸婦女在圍中者咸欷噓不自勝烈婦獨
毅然起謂公二女曰吾等夙昔矢約今其踐約時矣何徒
作兒女子之態為遂各為繯梁間未殊二女復揮手曰夫
人毋列也雖顛沛不可失位次宜居中烈婦曰余蒙主人
恩遇置諸妾媵中顧未有所出何敢妄以諸毋自僭以紊
上下之分乎遜讓者再乃以次就繯時烈婦年始二十餘
耳生平制作翰墨甚富緣疊經兵燹以故彙草帖外蕩然

無所存既死房李二弁聞幃中闃然復登垣瞭望已遺骼相枕籍矣乃火其室盡焚而瘞之

贊曰士君子才全德備始克為完人然曠觀亘古無媿斯語者類不多覯而況求之紅顏粉黛柔弱女子乎烈婦秀挺江左夙蘊謝絮才翰墨流芳固其宜矣乃時遭屯阨踐約捐軀卒以不辱其身者不辱其主倉惶自裁之際春容退遜不異平時何志之確而義之盡歟嗚呼文章節烈萃于閨閤一身士大夫當必有聞而感興者彙草數字固不足為烈婦重然百世而下琅函秘笈尚藏家廟後之人咸得展卷指之曰此文毅公之手澤也此則烈婦之親為註釋也貞魂雖邈鈌畫如新其節義之槩不且因是而彌彰也哉

馬氏二烈婦序　傳廷都

予不肖竊有癖性絶不喜近富貴人而獨於節義文章之士有夙契焉蓋節義者兩間之正氣文章者天地之英華舍是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故每浪迹江湖欲因以求天下節義文章者而識之以慰乎素願今歲己巳附漕艘北行至淮上聞總督漕務馬公者乃前粵西殉難撫軍馬文毅公之元子也予心仰止之至秋抵京而總漕公因

天子南巡已隨

駕入都矣予因得通介紹一識眉宇使人矜氣盡消復命郎
館訓其諸子遂出文毅公殉節録一編示予展讀之見
其慷慨授命暴尸四十餘日從死三十八人天地變色
日月無光遂不覺淚潸潸下也然當日命夫命婦俱膺
特恩贈䘏其他若二女若如夫人顧氏下至義僕諸老道亦
俱得藉文人之筆以垂不朽而尚有文毅公如君劉氏
總漕公如君苗氏未建特傳豈以其名位稍亞之故歟
則當日之不以分稍殺而苟移其節者此心何心直可
與日月爭光抑何得以妾媵目之哉至若才不著於平

昔節惟定於俄頃以視乎被象服而膺名號者為尤難
矣且吾聞劉氏本籍山西人苗氏本籍廣東人昔山西
有烈婦齊氏者當元至正中賊陷太原齊氏偕二婦二
女與二孫女俱投巖下死至今照耀史冊廣東有烈婦
謝氏者於宋時陷虜賊中謝大罵曰寧萬段不汝殉賊
怒剉之洪邁傳其事今二烈婦自幼習聞其事以故臨
難捐軀欲上繼宋元節烈之壺範歟抑或直抒至性而
遂成千古不磨之令名歟然予讀殉難畧而見當時同
日自縊者七人二烈婦之死在總漕公夫人董淑人之

後在文毅公繼室李夫人之先其間與二烈女及如君顧氏各次第就縗稽其生年俱二十餘與顧夫人等蓋其自視為馬氏也婦則宜為馬氏也死既均為馬氏也死則均宜附馬氏也旌矣夫何諸人有傳而二氏獨不為之特置一辭歟昔文王刑于一家而化及南國自諸侯夫人以及妾媵之流詩人莫不取其事而歌咏之今文毅公不幸而當諸藩變逆之際不特其夫人與其冢婦慷慨捐生而且化及其妾與子之妾舉能以不辱其身者不辱其主以故

天子親灑

宸翰褒揚忠烈一時諸名公卿備史才而負絕學者咸樂道之且借其事而以文章自顯遷固之體裁韓歐之議論俱於是焉得之則馬氏之門節義萃於此文章亦萃於此此予所求見焉而不得者也今庶幾稍慰予願矣然而二烈婦之節概將如白華之詩必賴束晳補亡之力而後為無憾慎無輕視其捐身之苦而故忽之也於是總漕公曰子之言是也吾將次子之言録之以為馬氏二烈婦序

二烈女傳　邵衡

康熙甲子衡客都門今刑部侍郎馬公持其先人文毅公殉節録一編貽余秋夜發册讀之慨然想見公箕踞罵賊裂眥噴血時狀燭影熒然空除葉聲簌簌蒼涼慷慨淚落行間嗚呼公固不死也而一時忠義所激能令妻死於夫子死於父臧獲爭死於主闔門從死者三十餘人方之晉之卞壼元之余闕似又過焉嗚呼烈矣公有二女子死尤奇余心壯之又重刑部公請作二烈女傳

二烈女者馬文毅公女也一小字二姐其一小字五姐初

文毅公陷賊時二女相要約同死公妾顧氏亦願從公既遇害女謂顧氏今日吾輩踐約時也將為繯梁間從容語顧氏曰夫人故諸母行位次宜居中雖顛沛序不可失氏曰某妾也又無出何敢與諸母齒讓至再竟先顧氏五姐弱力不能勝綆久之繯未就呼曰姊助我二姐笑曰妹怖死耶吾助妹已乃欣然以次就繯死先是公長子刑部公獨脫身間道歸京師夫人董氏妾苗氏皆在幽囚中董氏先二女自經綆再絕再仆地傷額及三縊乃死苗氏與文毅公妾劉氏相繼死在二女後最後文毅公夫人李氏視諸人含斂畢曰姑媳子女皆幸不辱吾無憾矣乃繫帛奮身絕吭死是日死者凡七人二姐死時年十有八五姐僅十五顧氏年二十餘識字工楷書其殉難始末及幼子婢僕從死者互見文毅公碑誌及它文中不具著部衛曰嗚呼死生之際大矣兩童年弱女目未嘗識忠孝字也臨難乃能從容審處蹈之如飴雖古烈丈夫無以過異哉余閒按史冊所載女子大要死夫者十九若二女則死君父矣婦姑同盡妾媵爭死文毅公刑于之化亦深矣哉

諸老道孝義傳

曹新里

諸老道江寧人少以孝聞

制院潤甫馬公致政歸老道遊京師遂鬻於公家以勤慎為公所重公卒後隨公子文毅公雄鎮撫粵西吳逆之變文毅公抗節不屈吳逆遣其侄世琮招公降且曰公降否降則晉西粵總制不者無噍類矣公大叱曰逆賊吾任汝族肯從汝反耶世琮遂縛公暨家屬數十人以老道年老獨置之老道隨公行戟手大罵吾從主人死耳豈效吳三桂叛主賊耶因竝縛之臨致命與公同罵賊不絕口臧獲之

中乃有此人烈哉

諸老道壙銘

邵衡

諸老道者馬文毅公僕也名應兆江南之上元人老而蔬食喜佞佛故稱老道云文毅公撫桂林遭變拘賊中四年抗節不屈語具載公碑誌及新都朱昉所為殉難紀畧方賊遣騎收公時并縛其僕次及老道賊以其老縱之去老道大呼曰吾得從主人地下甚幸豈效鼠輩叛主苟圖富貴貽千古罵名耶奮然隨公行公至箕踞大罵老道亦詬詈不絕口公遇害賊亦竟殺老道或曰老道僕也於法不應銘邵衡曰嗚呼老道之死烈矣所稱殺身成仁者非耶

吾見今世士大夫訾人輒詈曰臧獲嗚呼臧獲乃有是
是宜銘銘曰
生也主從死也主依其遺骨竄於斯

康熙丁巳年十月十二日廣西殉難人員名數麻爾吉
計開
一抗詞罵賊被害巡撫一員
馬雄鎮
一同時被害少子二名
馬世洪係巡撫馬雄鎮第三子
馬世泰係巡撫馬雄鎮第四子
一在獄盡節自縊妻妾媳女七口
李氏係巡撫馬雄鎮妻

董氏係巡撫馬雄鎮長媳候補大四品京卿馬世濟妻
二姐係巡撫馬雄鎮第二女
五姐係巡撫馬雄鎮第五女
顧氏係巡撫馬雄鎮妾
劉氏係巡撫馬雄鎮妾
茜氏係巡撫馬雄鎮長子馬世濟妾
一同時被害僕九名
諸老道　馬雲皐　唐進寶
倪天寶　王迎春　周進財
馬進福　韓廚子　小四兒
一饑寒餓死獄中妾女孫女五口
趙氏係巡撫馬雄鎮妾
六姐係巡撫馬雄鎮第六女
二姐係巡撫馬雄鎮孫女長子馬世濟第二女
三姐係巡撫馬雄鎮孫女長子馬世濟第三女
四姐係巡撫馬雄鎮孫女長子馬世濟第四女
一饑寒餓死獄中次孫一名
二孫子係巡撫馬雄鎮孫長子馬世濟第二子
殉難人數

一饑寒餓死獄中婢婦七口

二孫女奶子　阿里了

金釵　交喜

升兒　金三媳婦

高大姐

雙忠祠碑記　張永茂

三韓馬文毅公諱雄鎮爲太司馬兩江總制公諱鳴珮

嗣君於

世祖章皇帝時應大臣子弟之選起家工部洊登僉憲多所

建白旋晉國史院學士備今

上顧問眷注優渥未幾有巡撫廣西之命公

陛辭

上解御袍賜之乃恩禮所僅見者既抵粵會左右江土寇

爲亂公剿撫並用殲渠魁而宥脅從全活以萬計其地

方利弊次第入
告俱報可如復邊俸停採買省兵糧脚價寛商賈榷稅皆
見之封事他如崇學校平塩價驅逐流棍屏絶餽遺諸
善政有未易更僕數也康熙十三年春將軍孫延齡殺
其都統王永年等附吳逆以叛持所更衣帽遺公公望
闕再拜自經有解救者復甦爰密檄提臣出師而還延不
至乃遣使賫奏言延齡反狀繼見逆勢猖獗復蠟疏命
長君少宰公諱世濟從間道北行乞師居無何又屬門
生故吏携次君世永冢孫國楨趨京師先後疏凡三上
俱奉
優旨嘉其忠悃延齡偵知百計迫脅且啗公以高爵公矢
志益堅於是羈之別室足不踰戶者四年日望大師振
旅天討不庭故忍死以待延齡亦為之感動有反正意
適吳逆偽將軍吳世琮至殺延齡收公詣營門温言勸誘
公罵不絶口遂被難世琮怒未已令軍民毋收公遺骸
暴露久之顔色如生尋有偽別將瘞公于廣福寺而是時
公之夫人冢媳暨妾媵幼女皆闔戶投繯並臧獲死者
共四十餘人嗚呼烈已既而撫蠻將軍傳公撫粵馳疏

以聞
上深為震悼命官其長君以卿員先用追西南底定長君
乞赴粵收骸骨歸及靈輀抵京
賜祭葬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文毅
御筆書碑文以旌異之嗚呼抑又榮已厥後傳公亦盡節
黔中而撫軍郝公從士民思慕之情疏請建祠
敕賜雙忠之額遂創搆於省會之城隍街以昭褒忠之典
焉永茂每歎純忠大孝萃於一門葢仰文毅公之先烈
久矣二十五年冬忝任觀察粵西釋驂之始郎潔粢盛
牲醴瞻拜祠下儼然正氣猶存而益歎公當日從容就
義之難也假令曩時諸將帥與公戮力同心會師剿逆
則延齡可以成擒而嶺右不足平也乃人懷二志裹足
不前公以皎皎孤忠椎心泣血三入囊封援兵難俟卒
使日星河漢之英捐軀報國正天佑元老成其大節以
昭示來茲夫豈偶然者哉從來委贄為臣凜在三之義而
堅無二之心者不幸而疆圉多故為疾風之勁草大率
慷慨激烈於俄頃之間而誓死止及於身未有如公之
被繫四載百折不回烏金鋪之赴難一聞全家盡節真

可與日月爭光而為史册所僅有宜其膺卹典之隆賞
延及於後世則公雖賫志於生前而食美報於殁後寧
有艾乎至於傳公之偉烈芳躅與公輝映一時並美天
壤於此知
國家四十餘年之深仁厚澤所以收効於臣下者如是將
使薄海内外凡百有位莫不聞風而觀感則二公之忠
貞不朽為千古綱常表則詎淺鮮歟是為記

忠節録叙　徐乾學

自古忠臣為國當勢不可為之時以一死自靖宜與戡
亂討逆者有難易然而論世之士往往相提並論未嘗
少軒輊焉何哉葢天下不軌之徒其植根深其取類廣
一旦變作世之昧義好亂者既已闃然趨之其間庸人
畏死亦多貪昧隱忍不敢顯斥之曰賊以為徼幸苟免
之計唯志節之臣不然守道既堅審幾自熟當衆人觀
望前却之際早已決死而與之抗大義所在炳如日星
嚴於斧鉞於是天下之人莫不知此之為是而彼之為

非相與束躬屏息不敢妄有所信嚮夫然後良將勁兵
厲甲以聲其罪而賊始窮蹙以待死豈非死事者之所
為有以倡戡亂之先而作其氣耶是故常山死而後汾
陽得以收兩京司農死而後西平得以清宮禁露臺死
而後新建得以一戰而縛彊藩踵其後者厥惟我廣西
巡撫襄平馬公方孫逆之戕都統王公也粵人或疑為
報怨又或疑為擅兵悠悠之口未敢遽以叛逆加之自
公闔戶自經矢死力拒揭大義以示粵人而延齡專殺
應賊之罪始無所容於天地間既而不死待救密疏告
凶始遣其長子繼遣其孫與次子歸
闕時尚可生公亦何取於必死所謂從容蘇命者也及乎
拘囚既久再經吳逆廹脅轉加始戮其二子既戮其群
僕以致妻妾女婦併命於一日時既當死公絕不濡忍
須臾所謂忼慨以赴義者也要之公雖既死而有其不
死者存上之則為列星下之則為川嶽慘則為盲風怪
雨舒則為甘露慶雲其百折不回之槩與二氣往來實
有以默相王師而鼓其銳者是以公歿未二年而
廟算周詳群策効用湖南既定百粵旋平剷黠蕩滇功成

破竹莫非公之義烈有以感激之而使然也公喪歸葬
之後長子今少宰公輯
賜葬
賜祭
御製碑文及誌傳諸篇題曰扶風忠節録而刻之屬余為叙
余觀
今日褒忠之典視賞功不啻過之者葢實見夫死事之與
戡亂事不相謀而相成也方今
聖天子特命館閣諸臣纂脩平寇方畧昭垂萬世而公之忠
節爛焉以視夫桓桓師武臣之烈亦何多讓哉爰引伸
斯意為叙以傳之

叙　　沈　荃

蓋聞千尋之木不産於峿嶁澎湃之勢必始諸原泉其積厚者其枝茂其源遠者其流長理固然也余與副憲馬公同官於

朝每從

廷議之下見其言論風采聳人聽聞不禁心焉嚮往而孰知其本之歷世之積功累仁昭然在人者其由來固非一朝夕也公襄平望族其高祖于明萬曆間起家明經授江南太平府通判廉明有政聲司榷蕪陰惠商賈鋤

强抑暴士民德之一旦挂冠去輙為建祠崇祀且奉之
名宦以志思慕迄今百餘年尚廟貌無恙過燕陰者每
為稱道不置是扶風氏之隱德已于別駕公始基之矣
迨再傳而至吾兩江總制大司馬公是為副憲公之王
父以文學受知於
太宗文皇帝授工部啟心郎嗣從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洊陟江南江西總制念切恫瘝凡有
關國計民生之大無不一一見之於行至於運籌制勝
海不揚波又公之經文而兼以緯武者也去官日都人
士攀轅卧轍歌思不已乃為建扶風書院以奉禋祀俎
豆學宮以崇名宦視當年燕陰人士之不忘別駕公前
後若一轍也越十餘年而有今副憲公之父文毅公秉
性孤高卓犖有大志時
世祖章皇帝考選大臣子弟精習滿漢學有才望者特授公
工部副理事官歷遷閣學出撫粵西粵西故煙瘴地生聚
未繁公涖任不三載興大利除大害民漸登於衽席無
何滇南偵起將軍孫延齡叛應之多方脅公降羅幽囚
者四載桎梏之中猶以筆墨自娛成彙草辨疑一帖昭

其不撓之志迨吳賊入粤卒從容赴義闔門妻媳子女
二十餘人俱殉節焉
天子嘉其忠藎奉有精忠報國又奉有忠節可風之
温旨褒卹優異復
特賜謚文毅立官其子四品京卿即今副憲公是也後粤之
士民念公生仁粤死殉節感慕不置乃請建惠祠於桂
林之烏金舖巡撫上其事奉
俞旨勅建俾忠魂得世世享祀勿替嗚呼扶風氏之積功累
仁為國家生民之賴者其由來洵非一朝夕也在蕪陰
則祠之蕪陰在兩江則祠之兩江在西粤則祠之西粤
其祖孫父子間抑何在在令人思念不忘若此也善乎
韓昌黎有言曰莫為之前雖美不彰莫為之後雖盛弗
傳今副憲公抱經世略風裁軼代久為朝野具瞻廼弟
恩蔭州守冢嗣候選邑宰行看以英器出為國華則其
勛名事業所以大家聲而垂裕後昆者又豈有盡也哉
故由前言之觀于總制公之豐功偉績則知別駕公之
有孫由後言之觀于副憲公之英才大略則知文毅公
之有子世德作求後先輝映古今來正未易多覯也會

副憲公有扶風世澤録之刻余喜而叙其淵源如此以
并諸簡端

馬文毅公忠節録序

蔣漣

士君子以奇節顯非幸也苟其安常處順入資啟沃出効
旬宣豈不足以表臣志而立臣防顧遭逢不幸以身殉國
良足悲矣然而天地之經常久而若晦若明必有此一二
人者表見奇節於宇宙乃扶植忠義之氣而不衰馬文毅
公之殉難於粵西也以公之才何難殲滅逆賊吳三桂之
亂以定滇南至逆帥孫延齡者尤如螻蟻蠢動區區不足
道乃當時撫臣無兵權受逆帥孫延齡之逼手無一旅當
其衝其望

闕再拜閤戶自經公已早辨一死然公豈徒死者哉自經不
死之後遣長子世濟間道詣
闕請兵又遣客朱昉以孫國楨賫表赴京師又遣客李子燮
以次子世永行其圖謀滅賊之計至再至三倘
王師早至合攻其外公應於內必能擒孫延齡以翦逆吳之黨
因而乘勝疾驅搗吳三桂之巢穴而平其難則公之功業
冠天下固可以無死矣惜乎一逼於逆帥孫延齡再逼於
偽將軍吳世琮箕踞大罵鬚髯怒張進飲食推案罵愈厲
而公於是日死嗚呼志雖不成而公之節烈卓卓不足以

塞逆吳之胆而摧其鋒哉韓愈謂張睢陽孤城自守有蔽
遮江淮之功吾謂馬文毅孤忠殉國有默保滇粵之力雖
曰古今人不相及以馬比張未見孰優而孰絀也抑又聞
公未死之先幽囚一室者四年日集晉漢以來草書法帖
手摹不輟每一字而各家之草具同一草而纖毫之異別
共成十二卷名曰彙草辨疑昔人嘗謂匆匆不暇作草書
公當幽愁顛頓危急存亡之秋而留心草書摹畫不苟殆
其寧靜不亂德性堅定故也夫點畫波磔之際辨析微芒
則死生大節如此而是如此而非如此而可如此而不可

必有辨之極其審者嘗讀李衡識字說曰讀書須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如公者真可謂能識忠節字矣辨疑於平日故無疑於臨時從容就義顏色如生非即彙草辨疑之學問哉公死後賊亦尋平贈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文毅祭葬皆踰常格御書神道碑樹之墓當逆吳煽惑之時豈無受偽命以求生者幸之蒙垢含羞駢首就戮與公死先後異耳一則邀國恩以旌忠一則不齒人口類不過一念之稍悞遂至忠邪之懸隔故曰辨之當早辨也若以辨疑止作草書觀則工書者多矣何以顏平原獨高千古哉予故曰士君子以奇節顯非幸也

馬文毅公傳序

鄧鍾岳

春秋之法大夫死封疆義之正也何則人臣為國家守土地土地既亡則不可獨存故曰義也嘗怪張巡許遠為唐守睢陽數年睢陽破而綱目大書曰巡遠死之考其時遠猶未死也而朱子遽死之者何也余觀本朝馬文毅公之事而得之矣康熙癸丑甲寅間三逆梗化文武大小諸臣抗節以死者指不勝屈公時以御史中丞巡撫粵西遭遇孫延齡從吳逆之變使公而汲汲慕名身在行間則死於執戈可慷慨罵賊則死於穿龈可即

不然而從容引決則死于絶粒投水亦無不可而公甘
嬰縶囚土室四閱歲而始罹慘禍余嘗反覆公事而知
公固為其難者也何則方公之猝遇變也嘗三疏陳狀
矣嘗遣子若孫告急矣宣布
朝廷恩威譬曉逆臣萬端公之志將欲有為我
聖祖仁皇帝宵旰憂勤廟畫精審彼三逆者已如燕幕魚釜
中苟延齡輩聽信公言感激歸順公得重瞻
天表泣陳方畧馘粵磔滇反掌之易不幸紆籌罔遂公志不
伸於是向之百方以死而未死者而今乃決於一死嗚
呼此許遠所以不死於睢陽之已破而死於祿山之將
衂也不然室家僕妾數十餘人一朝併命慘酷已極屹
然不為之動而顧畏此須臾之死哉公歿後數年諸逆
殲盡海宇肅清公忠貞大節彪炳天壤而
國家之所以報公勤事者亦且賞延於世繼紫陽而勒青
史當必有執張許之例以書公事者是亦春秋之法也
乾隆六年六月六日